

供销社琐忆

虞燕

供销社里，充盈着酱油、黄酒、煤油、雪花膏、糖果等散发的混合气味，浓酽、热烈，每回一进去，我犹如掉进了棉花堆，软绵绵，轻飘飘，那种轻微的眩晕，像神仙在云朵里飞。对于一个孩童来说，能待在里面就是件无比幸福的事，货品满满当当，花花绿绿，眼睛怎么也看不过来，供销社的售货员一度成为我最羡慕的人。

常去的那家供销社，我们习惯叫“长西分社”。紫红色双开大门把世界一分为二，门内的繁华总让我有置身梦里的恍惚，花色纷繁的布匹，形形色色的糖果、糕点，矮墩墩的水果罐头，胖瘦不一的坛子和铁皮桶，白布袋装的白糖，颜色素朴的汗衫短裤棉毛衫，各样日用品、文具、针头线脑……售货员站在高高的柜台后，清闲时，她们双臂交叠聊着天儿，甚至有人不紧不慢地织起了毛衣，最忙大概是逢年过节了，人们挎着竹篮手里紧攥糖票、布票，盐票、油票等排起了长队，售货员各司其职，拨算盘、拿尺子、拎油提子酒提子、操作盘子秤与大抬秤、收票收钱，闹闹哄哄中透着红火和喜气。

那时的买与卖颇有仪式感。顾客要买油、酒、酱油、雪花膏之类得带上空瓶空罐，步行一路，进了供销社后，将它们轻轻往柜台上一放，售货员会根据所需货品选择工具，比如酱油的量具是一种圆柱形的不锈钢勺子，分一斤、半斤、二两等，大小各异但模样相同，勺子上均连着一根长长的柄，柄的末端弯成一个勾，不用时可挂起来，这便是酱油提子。大大小小的酱油提子这么齐整整地一挂，像一排古代的乐器，瞧着挺喜庆。售货员拿小漏斗插于瓶口，将相应的提子伸入缸瓮，灌满酱油后抽出，紧接着，倒入漏斗，浓郁的酱油香恣肆弥漫。我喜欢看液体在瓶内狂奔，一阵“滴滴哆哆”声过后，瓶子满了，盖上瓶塞，打酱油完毕。雪花膏则用小巧的空罐去装，扁扁矮矮，材质或塑料或陶瓷，售货员从柜台的大玻璃瓶里舀取浅粉色的膏、粉，“搬运”至小空罐里，舀雪花膏的工具为长条形木片或竹片，末了，条片在罐子口熟练一刮，干净利落。

仪式感还体现在买糕点、糖果、干果等细节上。这些货品置于盘子秤上，售货员的手指来回摆弄一番，超重了去掉若干，不够量再添，称好了，装进黄色油纸袋，开口处折一下



手工技艺 程曜 摄

再递给顾客。小孩子买“裸身”的粽子状生姜糖，论颗买，售货员亦会用黄色的纸裹起来折成一个小包。跟着大人去供销社，若大人心情好，会得到几颗高粱怡和花生糖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平日里，我和弟弟就买生姜糖，因为便宜，一毛钱可以买十多颗。打开黄色的纸，生姜糖局促地挤在一块，粘于其上的白糖粒掉了些许，在纸上落了一层霜，生姜糖一颗能含好久，甜而微辣。剩下的依着旧折痕包好，得省着点吃。拜年的礼包自然更讲究些，用特制的草纸，粗砺却也庄重，礼包里大多为红枣、乌枣、饼干、干荔枝之类，包法略复杂，不是常见的样子，完成后，侧面呈梯形，正上面封有红纸，系上细麻绳，打好结，可拎着走。

“长西分社”的周边算得上那一带最热闹的地段，隔壁是收购站，对面为幼儿园和大饼油条店，大门前，诸如爆米花的、鸡毛换糖的、修鞋修伞的、卖甘蔗橘子的之类凑成了堆，冬日的晴好天气里，村民们搬了凳子椅子闲坐在那，晒着太阳聊起了天。有人出了供销社的门，顺手买根甘蔗，再跟门口相熟的人东拉西扯一顿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家；也有人带上一两把坏的伞，放在修伞摊，等她从供销社采购完出来，伞已修好了；还有人特意包上鸡毛牙膏皮来找鸡毛换糖的……每一天，总有许多从供销社进进出出的人，从其大门前来往的人，天长日久，竟也自动形成了小商圈和小交际圈。

只是，后来的供销社商品骤减，售货员所剩无几，原本气派的双开大门变得暗淡无光，门口的摊位也挪去了别处。供销社在我的童年还未结束时，决然消逝了。

护林人家

胡晓延

故乡属丘陵地带，山坡不高，遍植矮老松、毛栗树和杉树，请来护林看山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不知何时，一对拖家带口、操着浓重异乡口音的中年夫妇，已在邻村的山岭上垒土筑墙，搭建茅舍，安下家来。后来才得知，男主人姓谢，腿患残疾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故乡的人们都叫他老谢；女主人姓杨，不算瘦弱的肩膀，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。

那个日子过得紧巴的年代，故乡的男女，始终如一地坚守着一亩二分地，勉强维持生计，却鲜见有人去异乡谋生。那时，出趟远门得凭介绍信，虽然皖苏两省毗邻，贫富差距相当，但全家倾巢而出，个中阻力，不难想象。

全凭工分吃饭，没有男劳力，一个女人既要照顾几近不能自理的丈夫，又要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纵有三头六臂，也难以招架无情岁月的鞭打。看山护林，外带照看周边庄稼，难免寂寞，有时还要防备野狼出没。此等差事，故乡的人们不屑一顾，但对老谢一家来说，跳出集体劳作，另辟蹊径，以打包的方式获取报酬，却是件求之不得的美差。

远道而来的老谢夫妇，守山有责，从没给贼人可乘之机。秋天，金黄的稻谷铺满山冲；山地里的山芋，露出彤红的笑脸；老谢夫妇巡山途中，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秋的果实，却从不趁机据为己有。反倒在护林看山之余，入乡随俗，由女主人领着大女儿望枝，在山脚见缝插针种上瓜果蔬菜，配上主食，填饱饥饿的肚子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鱼米之乡雨沛土沃，落籽生根。人，只要勤劳，哪怕是在巴掌大的山地里撒下种子，都会颇有收获。乡村人实诚，田里收割起来的稻谷，颗粒饱满的先交给国家，口粮不足了，南瓜、山芋、高粱，搭配着过日子。但对待老谢一家，故乡的人们从不厚此薄彼，家家户户按人头分配口粮时，也会给谢家人分上一份。

那时，供销社是唯一零售煤油、盐巴、茶灰、牙膏等生活必需品的地方，几成垄断经营。但偶尔也有外乡小货郎挑着担子走村过乡，小货郎千篇一律操着与老谢同样的口音，摇着拨浪鼓，边走边吆喝：鸡毛头毛换针线，鸭毛换胡椒……大娘大婶、大姑娘小媳妇、追逐打闹的孩子，闻声纷纷从家里翻出积攒的牙膏皮、鸡胗皮、鸡毛鸭毛来换取针线头绳等零碎的生活用品。

在这群小货郎中，就闪动着护林看山的谢家女主人的身影。她把山林地头的活儿安顿好，待村民生产空闲，便适时去

村里售货或交换物品。每当她出现在村里，故乡的人们总是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她的到来。在那个生活条件还不丰富的乡村，能拥有品种如此繁多的小商品，是件让人羡慕的事儿，村人纷纷赞美着谢家女人的富有和灵活头脑，她却从不说什么，只低着头，憨憨地笑。

故乡有熬米糖过年的习俗，食材取自大米炸成的爆米花和麦芽熬成的糖稀。我记事时，每到年关，厚道的谢家女主人，挑着担子携长女望枝，准时出现在村头宽敞的场地上，做起了独门生意。母亲一手拉着风箱，呼哧呼哧地扇动炉火，一手摇动着肚大腰圆的爆米花机，还不时瞧瞧压力表；女儿则负责为炉子添柴加薪。母女俩配合默契，一锅接一锅地炸出松软的爆米花，香气荡漾，满嘴淌口水的乡村孩童最是高兴，云雀一样跑来跑去。

母女俩虽然累得腰酸背痛，一天下来，挣个三五元钱不成问题，整个腊月累积下来，那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，远比故乡男劳力一年所挣的工分钱都多。

人生，有阳光明媚，也有风雨交加。眼见一家人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，可谢家才六七岁的大儿子却在东洼洞灌渠的桥上玩耍时，不慎跌入几十米深的桥下夭折了。

许是失子之痛的缘故，抑或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徐来，头脑灵光不甘贫穷的江浙人，已提前嗅到了前所未有的商机。一个春寒料峭的初春，谢家女主人拉着长女和小儿子，来到曾经帮助和救济过他们的村民家中，向大伙依依话别，并叮嘱自己的儿女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永远要记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给予的纯朴的爱。

多年过去了，偶回家乡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护林看山人家的点点滴滴，他们不甘屈服、勤劳机灵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漾动。

